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桓公下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如字當作之）荼首之孫（荼首白首也）仰傳戟之竇（傳戟謂死事竇謂賞也）吾無貉與之為之柰

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于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顔行不偷而為用輿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管子輕重甲

桓公問于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强國也其人民習戰鬭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為之柰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鬭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

管子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于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于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

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
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
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
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
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
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
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

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列子湯問

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莒管仲毋忘束縛在魯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呂覽直諫又新序卷四管子小稱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上問

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韓子難二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剗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為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劒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說苑正諫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漅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隰朋以卒徒造於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

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韓詩卷十又新序卷四小異晏子春秋作景公事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愚公之谷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牸牛生犢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地志

今山東臨淄縣有愚公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舜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叟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

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之韓詩卷十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橑然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管子今本無

齊國好厚塟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而人厚

塟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韓子內儲上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紫貴甚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左右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無

衣紫者韓子外儲左

墨子　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論衡　齊桓公負婦人以朝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不得婦人不愈此疾也

韓子難二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

初學記河注齊桓公塞九河以廣田居故館陶貝丘廣

川信都東光河間以東城池九河舊跡猶存

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懈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 呂覽 達鬱

齊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半棄於禮可

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說苑敬慎）

韓詩（卷十）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

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以柴覆之取其潔也）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

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
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
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子反入
背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
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
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
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為修

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之曰吾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矣孟簡子曰門下使者有三千餘人管子曰今與幾何人來對曰臣與三人俱仲曰是何也對曰其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管仲上車曰嗟茲乎我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吾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說苑貴德

列子　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

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四聽之以厭神春秋文耀鉤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

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象罔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莊子

風俗通卷九齊桓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

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
霸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終日而病愈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
虎望見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
而洀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
虎豹故虎疑焉管子小問○說苑作晉平公事
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得一人長三寸三分執圭著白
袍帶劒馳車詈罵瞋目又得一折齒方員二尺問羣臣

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答曰昔秦胡乞一舉渡河
與齊魯戰折傷板齒昔李子昂敖於鳴鵠素中遊長三
寸三分博物志 御覽引此今本無
金樓子 齊桓公卧於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
吾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
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
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噍公之肉而退有不知
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腸腹為之破潰

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若黃帝哀不已以若者欲訓厲之使與己齊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才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呂覽貴公合列子力命莊子徐無鬼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
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且朋之
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
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
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
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
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
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

必歸之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
則不可以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子戒篇
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寗戚患之管仲曰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為知已者死馬為知已者良
鮑子死天下莫吾知安用食為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
初學記引今韓詩無
鮑叔死管仲舉上袵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
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

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況為之哀乎 說苑復恩

列子力命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

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修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發卒戍周

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以女妻之（史齊世家）

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耶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管子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韓子其父作其母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

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世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步耐步產徹凡十代）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

禮記雜記下 初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言其所與遊之邪僻故誘為盜耳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韓非子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竪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

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
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
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
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
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
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
上雖有豎刁其柰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
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

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
赴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
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史齊世家
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
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
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
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

亦勿從諸母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縭無忘父母之言孝公親迎孟姬三顧父母而出親迎之綏自御輪三曲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於瑯琊華孟姬從車奔姬墮車碎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以自障蔽而使傅母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內飾

昭公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六年翟侵齊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撫愛百姓百姓悅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弒舍於墓上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以上齊世家

懿公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高唐史齊世家

莊公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

乎勇不顧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强行本淫
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
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晏子卷一
墨子齊莊君之時有所謂王里國中里徼者此二子
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由謙釋
之恐失其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神社於是泏
洫㧜羊而漉其血讀王里國之辭既巳終矣讀中里
徼之辭未半也羊起而觸之折其脚祧神而稾之殪

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閒入晉曲沃爲内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盂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齊世家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

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圖莒國人不知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閭奈何休相對曰無亂而國以為有則仁人不存請令於國曰晏子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晏子卷四

齊莊公五年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

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鬭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来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

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鬭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陁而隅為之崩（說苑立節）

齊莊公襲莒於奪（音兌）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

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
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史齊世家
齊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
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
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鬬之聲恐駭而
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新序卷八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
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

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幷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

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告之曰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說苑正諫

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為笑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蘖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公請屏潔沐浴

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囷府惠不遍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說苑至公

成幃幕泰山之髙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髙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說苑正諫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

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掾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鬩（鬩讀近鴻鬩也）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留吾將興甲以殺之因令盧蒲嫳興甲以誅之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誅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景公二年事呂覽愼行約左襄二十七年傳）

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

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韓子說林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槀邑及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玩好以飾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才近其死下之疾上甚矣此嬰之所以不敢受也公曰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而後身安國而度家曷為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薄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

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說苑臣術又晏子卷三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于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

景公有愛女欲嫁於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曰然公曰嘻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宫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晏子卷三

景公過晏子曰子宫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

辭 晏子卷三

晏子使於晉景公九年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何如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晏子卷二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

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史齊世家）

史記（管晏傳）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甫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信伸同）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也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

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仕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祀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矣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心有四肢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心有四肢而心得佚焉可令四肢無心十有八

日不亦久乎公於是罷田而歸

齊景公好馬令善畫者圖之訪似者朞年不得 符子

景公遊于紀得金刀發視之中有月書曰食魚無反勿乘駑馬公曰善哉知言食魚無反則惡其鱢也勿乘駑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於側乎公曰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刀其不亡何待乎 晏子 卷三

何也晏子對曰吾聞介冑坐陣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晏子卷一

說苑雜言齊景公問晏子曰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吾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惟喪與獄坐於地今不敢以喪獄之事侍於君也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地顔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

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首而葬之曰五丈夫之丘其
此耶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
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夢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
不遺餘力矣不釋餘智矣說苑辨物又晏子卷三
齊景公病水臥十日夜夢與二日鬬而不勝晏子朝公
曰吾夢與二日鬬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曰請召占
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
曰公夢與二日鬬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

晏子 卷三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

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說苑政理又晏子卷三作靈公誤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說苑貴德又晏子卷三

景公探爵鷇鷇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

符子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千乘聚萬駟矣方欲珍懸黎會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琬琰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龍肝不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饑而不飽其飲常渴而不充生未幾何夭其天年珠玉之珍非乃為君之患也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

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餧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於衆而三辟著於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

太史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犯令者死殺婧之父孤婧之身妾恐傷執法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公曰寡人敬受命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亦聞吾先君丁

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韓詩卷八一作秦穆公事一作晉平公事）

齊景公時有庶女者夫死無子守節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從女乃陰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作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列女傳畧見淮南子）